

那一声“炒米糖开水”

——怀念余光中先生

□ 谭楷

1996年5月底，我应邀赴台出席“百年来中国文学研讨会”。从大陆、美国、法国来的作家和部分台湾作家住在六福客栈，这是很有中国味的古色古香的五星级酒店。刚住下头一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去找余光中夫妇，因为我怀揣着流沙河先生给余光中先生的信和照片，有尽快见到余光中的充分理由。

余光中和流沙河的友谊，已是文坛的佳话，必将写入中国文学史。沙河先生介绍“台湾诗”，写《余光中一百首》时，我几乎是第一读者，每每读到他在红格大稿纸上，用毛笔书写的妙文时，我都觉得是在欣赏一件艺术珍品。流沙河最早介绍“台湾诗”极大地影响了中国大陆诗风。

与余先生夫妇谈得非常愉快。他们俩非常怀念在重庆读书初中的生活。余先生说，我们在家里常说四川话。他轻声吆喝了一声：“炒米

糖开水——”十足的重庆味道，我还没来得及笑，余先生自然地笑了。

我从诗《乡愁》《民歌》《白玉苦瓜》和散文《记忆像铁轨一样长》认识了余光中。大概是我的爱好感染了在四川音乐学院作曲系就读的小儿子，他为《乡愁》谱了曲，曾在CCTV上演播。临行前，小儿子让我将《乡愁》的录音磁带带到台湾，赠送给他景仰的余光中先生。

临别，余光中赠给我小儿子一本他的诗集《安石榴》，并让他带给流沙河夫妇一张他与范我存的合影。

6月1日，“百年来中国文学研讨会”在台北图书馆会堂开幕。白发皤然的余光中致开幕词。余先生引用了杜甫的诗：“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他说，近百年中国多病，留下太多悲秋般的记忆。梁启超先生百年

前就提倡小说，认为小说关系国家兴衰。他讲得很有道理。今天全球华人作家相会在一起，非常不容易。大陆与台湾五十年相隔已经有了差异。但我们可以共同追求中国的未来。不要五十年的政治，要五千年的文化！

回忆起余先生的讲话，没有热情洋溢的言辞，却有着一股震撼心灵的悲凉。他是用悲凉，唤起作家的良知。如今，再翻看当年的记录，他特别解释说“百年多病独登台”，这个“台”也可以说是台湾的“台”。我再一想，“独登台”是不是暗指“台独”登台？1996年，余先生大概已经有了某种预感。

2005年3月，我在成都华西都市报的“乡愁诗会”上与余光中夫妇再次见面。在美国读博士的小儿子打来电话，向余光中先生问好。我向余先生展示他送给小儿子的诗集《安石榴》，一下子唤起了他的记忆。我说，《乡

愁》已经传给了我小儿子那一代，这首诗一定会代代相传，成为中国诗歌的传世之作，不朽之作。

当夜，华西都市报招待吃火锅，流沙河与余光中边吃边谈。言及少年时代的小吃，余光中说，梦中听到好多回吆喝：“炒米糖开水——”那是抗战期间，物资非常匮乏，少年余光中们有一碗炒米糖开水喝，也是享受啊！

后来，在温哥华雪楼，洛夫的家里，几位朋友谈及洛夫那一首《边界望乡》，赞不绝口，都认为余光中的《乡愁》与洛夫的《边界望乡》是“乡愁极品，甚称双壁”。一位诗人俏皮地说：“洛老写这一首诗，余老有一半功劳，因为是余老亲自驾车，把洛老拉到落马洲去望乡。余老拉去一位诗人，拉回一车乡愁，功莫大焉！”众大笑。

12月14日上午，去看流沙河，回来路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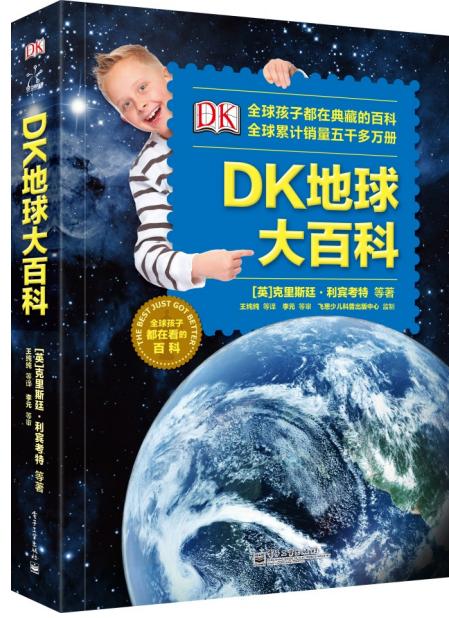


1996年11月20日，流沙河陪同余光中（右）初游杜甫草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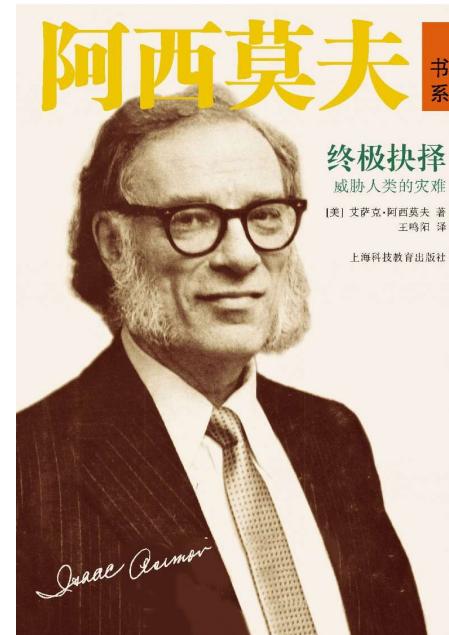
先后收到“雪楼诗艺小集”——大洋彼岸的诗友们发来的“余光中仙逝”的消息。我不得不拨通电话，用最简单的方式告之流沙河。他有些惊异：“是真的吗？”

想翻看25年前的老照片，耳边又响起“炒米糖开水——”的吆喝声，不觉潸然泪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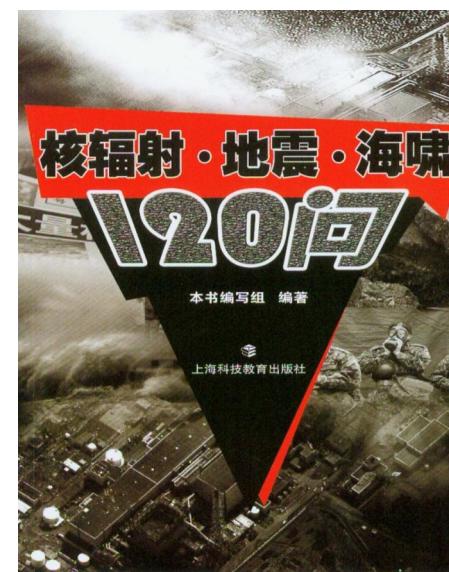
（作者系英文版《大熊猫》杂志执行主编，《科幻世界》原总编辑。）



该书选取了最精彩的五个主题——海洋、火山、天文、晶体和宝石、自然灾害。展现了海洋的浩瀚壮观、火山的力量和无常、天文的神秘、晶体和宝石的璀璨。同时见证了自然灾害的无情。让我们一同来了解地球、关爱地球、保护地球吧！



该书的作者艾萨克·阿西莫夫从当代的天文学、物理学、地球物理学、生态学、环境科学和社会学等科学认识出发，以丰富的想象力，从远及近，依次推测并分析了可能导致人类毁灭的五类灾难——宇宙的灾变、太阳系的灾变、地球的灾变、人类的毁灭、文明的毁灭，以提醒人类不要失去理性，而要珍惜自爱，作出明智的抉择，从而使人类意识到威胁，却不必担忧人类的灭亡。



该书选取公众最感兴趣的120个问题，以问答形式，分核辐射、地震、海啸三个篇章，从基本知识、灾害预报、灾害防护等角度，向广大公众介绍相关地质灾害和核泄漏事故中防护与自救的基本方法。书中特别解答了群众普遍关心的一些问题，包括防辐射服有用吗？人体能够承受的辐射剂量是多少？辐射防护的方法有哪些？超级月亮会引起海啸吗？等等，用科普知识帮助广大家族筑起一面自我保护的“盾牌”。（李凌）

亲历首次国际地震救援

□ 张晓东 王一媛

开始提笔为《国际救援传奇》一书写序时，10年前亲身经历的国际地震救援现场的画面如闸开的洪水，滔滔不绝地冲到了我们的面前，经历的众多事情在我们的脑海中回荡，就好像发生在今天，历历在目，永久难忘。

2003年5月，我们作为中国国际地震救援队第一批的队员，奔赴阿尔及利亚，参加了首次国际地震救援的行动。2004年12月，奔赴印度尼西亚，参加了本世纪最大的地震海啸救援行动，这次灾害死亡人数达到了30万人。2005年10月参加了巴基斯坦7.8级地震救援行动，这次地震死亡人口为9万多人，地震位于印度和巴基斯坦有领土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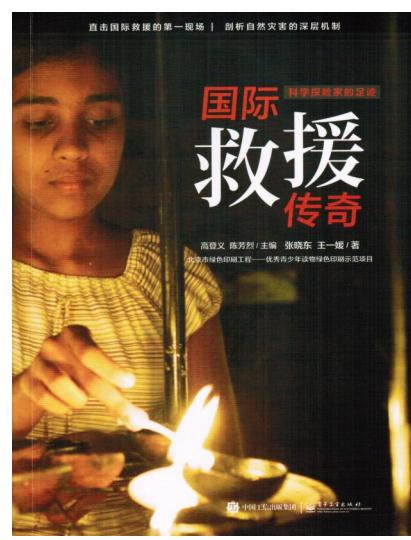
我们为能够亲临巨大地震灾害现场开展国际地震救援和科学考察工作感到十分幸运和自豪，也被在巨大灾害面前人类共同抵御灾害的精神而深深感动，更被在巨大灾害面前人类采取的大规模人道主义救援行动而激励。我们在国际地震救援行动中心灵得到了洗礼，境界得到了升华，科学实践得以积累，科学认识得以深化，同时能够在人类抵御地震灾难行动中贡献自己的微薄之力而感到慰藉。作为一名地震科技工作者，尤其是长期从事地震预报科学的研究的科技工作者，更为我们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地震预报问题而感到不安和内疚。

大地震严重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安全和社会经济发展。新世纪以来国内外巨大灾害性地震频繁发生，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挑战。而地震观测科学，例如慢地震、GPS、重力、流动地磁的研究观测成果，已经使我们对巨大地震的孕育发生、地震前兆机理的认识有了根本性的转变，如巨大地震前可能存在的慢滑移现象、大震区域及附近的重力场和地磁场的异常现象等，尤其是观测到巨大地震发生的区域运动的形变量十分小，其周边的运动量要大得多的现象。日本9.0级地

震、汶川8级大震的观测结果也证明了这一点。

从地震科学发展历史来看，巨大地震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的同时，也常常促使地震科学发展，因为大地震激励政府资助地震预报科学研究，同时也增加了地震学家进行地震预报科学探索的决心和责任心。

（张晓东系中国地震局地震预测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王一媛系《防灾博览》编辑部主任）



作为“科学探险家的足迹”丛书中的一个分册，张晓东、王一媛合著的《国际救援传奇》以地震专家的视角讲述了中国国际救援队在三次重大自然灾害中的救援行动，以及地震专家在灾害现场的科学考察经历。全书将地震国际救援与防震减灾



中国救援队员正用从国内带来的“蛇眼”生命探测仪搜寻废墟下是否有幸存者。

救援中的科学认识

□ 高君

的科普知识巧妙融合，在起伏跌宕的故事情节中延伸阅读，适时穿插与内容紧密相关的防灾知识与技能，也让读者身临其境地了解到大灾发生时应如何应对、救援工作如何开展、救援队工作生活的点点滴滴。

通读全书，中篇“印度洋地震海啸——世纪大救援”令我尤为感动。发生在2004年12月26日的印度洋地震海啸，给环印度洋所有地区都造成了破坏。这是一场罕见的造成人类集体死亡的灾难，更是一场给更多人带来巨大心灵创伤的灾难。断瓦残垣，腐尸遍地，大海成为生命的墓地。此次救援行动也堪称“世纪大救援”，中国国际救援队35名队员克服重重困难，辗转近19个小时，终于抵达了棉兰机场，在已成人间炼狱的班达亚齐争分夺秒地开展救援工作。

也正是这次大海啸，让我们记住了一个被称为“沙滩天使”的10岁的英国小女孩——蒂莉。海啸当天，她发现海面上冒着气泡和水泡，而且潮水突然间退了下去，而这正好和地理老师曾经讲过的关于地震及地震如何引发海啸的知识符合，蒂莉的警觉得到了重视，整个海滩和邻近饭店的人们在海啸袭至岸上前都及时撤离了。小蒂莉的一句警告，使海滩上100多人成功逃生，创造了一次生命的奇迹。

除了再现灾害现场的纪实叙述以外，该书另一可贵之处还在于对科学问题的思考与引导。地震专家在每次救援的同时也在进行科学考察，例如，书中列举出专家在海啸灾害和现场救援中的思考——在大震巨灾来临之前，只有建立预测预警机制，人类才能在灾害面前积极主动，减轻或避免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这种深度的科学分析，更能激发读者对地震这一世界性科学难题探索的兴趣，水到渠成地实现作者创作此书的目的。

（作者系中国驻新西兰使馆教育处二等秘书）

高水平原创科普作品的集中展示

□ 高然

由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联袂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策划打造的重点原创科普品种——《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自2013年至今已推出六辑，共计60本优秀科普作品，第七辑也将于2018年初上市，计划出到100本。书系问世以来，引起了较大的社会反响，多个品种先后获得国家级大奖。其中，《爷爷的爷爷哪里来》入选新华网与中国出版传媒商报跨媒联合举办的“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幻想：探索未知世界的奇妙旅程》入选2014年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向全国青少年推荐的百种优秀图书书目；2015年，《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的传奇》荣获第五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图书奖。

《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力图囊括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本土科普、科幻作家的经典原创获奖作品，展现科学之美真善美，激发兴趣，启迪智慧，堪称我国高水平原创科普作品的一次集中展示，也是科学家、科

普作家、科普出版人三方共同努力的结晶。著名作家叶永烈评价该书系是“科普阅读的权威读本，科普出版的文化长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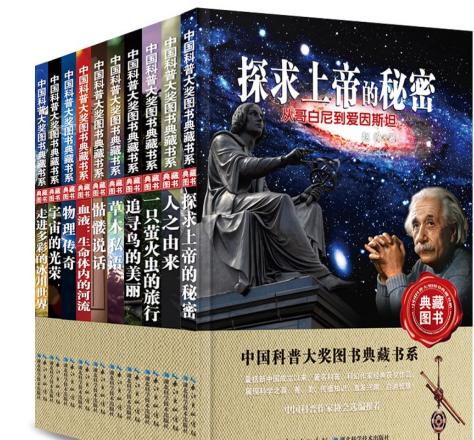
为了保证书系的选编质量，保证书系选编的公正性、权威性和原创性，充分展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科普创作出版成就，书系成立了高端选编委员会。由杨振宇、王梓坤、王锐、张景中、杨叔子、刘嘉麒六位院士任顾问，由中国著名作家叶永烈先生担任书系编辑委员会主任，由数十位著名科学家、科普作家、知名教授、科普推广工作者组成编辑委员会。

书系的入选范围包括：一、新中国成立以来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中国科普图书奖、全国优秀科普图书奖、中华优秀出版物奖（含中国图书奖）、国家出版政府奖（含图书奖）、全国优秀科普图书作品奖、省级图书一等奖、省级政府奖的科普图书；二、高士其、贾兰坡等著名科学家、院士创作的

通俗科普作品，叶至善、董纯才等老一代科普作家创作的经典科普作品，辛勤耕耘在创作一线的中青年科普作家的科普代表作品，像松鼠会等活跃在网络等新媒体的科普创作高手的科普佳作；三、以单人科普专著为主，多人合集为辅。

除《中国科普大奖图书典藏书系》外，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还自主策划推出了《中国青少年科普分级阅读书系》《张景中科普文集》《地平线未来丛书》《新博物学译丛》等科普产品近10个套系。

当今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蓄势待发，物质结构、宇宙演化、生命起源、意识本质等一些重大科学问题的原创性突破开辟了新的前沿新方向，一些重大颠覆性技术创新正在创造新产业，正逐渐融入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创新科技成果的井喷为原创科普出版带来了丰富的素材和前所未有的机遇，值得我们为之努力。在开发新的科普选题方面，



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着眼当前科技热点，融合新媒体新技术，抓住网红代科普作家，策划紧跟时代潮流的科普选题。明年，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将着力打造出新锐科普作家创作的引力波、量子通信方面的科普图书，以及将AR技术应用于青少年科普的融媒体出版项目《新昆虫记》。

我以诗作论爱情

□ 苏青

爱情是男女之间互为依恋、亲近和向往的一种强烈感情，是异性之间彼此倾慕、渴望和相爱的一种美好情愫。作为人类最美的一种情感，爱情成为文学亘古不变的主题，也是诗歌最为动人的乐章。古今中外，概莫例外。

爱情和青春如影相随、永远相伴。在我看来，青春是爱情最美妙的旋律，爱情是青春最绚烂的风采。青春年华，情窦初开，在心仪的异性面前，没有人不会怦然心动、春波荡漾、爱泉流淌。十八九岁时写的这首《心绪》，就试图道出少男少女之间这种一种钟情微妙的瞬间感情反应。“爱的清泉/在我心中流淌/心跳/便是泉流的声响”。

如果你悄悄地爱上了一位美丽的姑娘，此时，在青春少年的眼里，所爱的女人宛如仙女下凡，圣洁的光芒常常照射得你不敢直视，令你在她的面前心慌意乱、手足无措、紧张拘束。“我敢正视所有姑娘/站在你的面前/目光却四处躲藏/为什么/难道已把你爱上？”曾经青春年少的你，是否也有过《为什么》诗里所描述的同样经历和体验？

相爱的眼睛一旦有缘碰撞、相互交融，必将电光火石、石破天惊、惊天动地。此时，爱的火焰与爱的秋波又是一种什么样的

光景呢？情诗《爱的水火》或许能够回答这个问题。“你说，我咄咄逼人的目光/如同燃烧的火焰旺旺/我说，我爱的烈火/最惧你含情的眼睛——秋水汪汪”。

相爱的人即使近在咫尺，彼此难免也会日夜思念，正可谓“寤寐思服”“辗转反侧”。对相爱的人来说，思念，既是一种幸福的情感体验，又是一种痛苦的精神折磨。这种无比的幸福和无穷的折磨常常是需要理智来压制的，否则，思念将如脱缰的野马、决堤的激流，令你坐立不安、心烦意燥、难以自制。相爱的人之间的这种互为《思念》之情，“如一块软木/被掷进水中/你一松手/它就往上冲”。

有情人终成眷属。成眷属的情人若要长相爱、长相守，则需要长相知、长相识，拥有相互包容、彼此需要、互相关爱的情怀。结婚后写的《情怀》这首诗，既是对理想爱人的殷切期盼，也是对现实自我的勉励

自省。“你的怀抱/是我畅游的海洋/伴随着你的心跳/我的理想/我的追求/都扬起了远航的风帆//我的怀抱/是你避风的港湾/伴随着你的心跳/你的委屈/你的烦恼/都抛下了停泊的铁锚”。我相信，普天下相爱的人们



芳华 禹燕 摄

如果都拥有这样宽阔的情怀，爱情的航船就一定能乘风破浪、永往直前。

写到这，想起了俄罗斯伟大诗人普希金1828年写给安娜·奥列尼娜的一首情诗《你和您》。安娜·奥列尼娜是彼得堡艺术学院院长、考古学家奥列宁的女儿，一天晚上，普希金在奥列宁家举办的文艺沙龙上认识了年轻美貌的安娜·奥列尼娜，仰慕普希金才华的安娜一时语误，不经意竟然以“您”而不是贵族社交场上通用的“您”称呼普希金。普希金原本就对安娜·奥列尼娜一见钟情，她随意间的一句“您”，自然令他心猿意马、想入非非。一个星期后，安娜·奥列尼娜就收到了普希金送来的这首情诗《你和您》。“她一句失言，/以无比亲热的‘您’，/代替了虚假客套的‘您’。/于是，种种美妙的幻想，/便浮上我钟情的心灵。/我默默地望着她，目光久久不能开移。/我对她说：‘您多么可爱！/心里却想：我多么爱你。’

爱情，是古今中外文学尤其是诗歌亘古不变的题材。诚哉斯言！

我以诗作论爱情，爱情入诗更浪漫。

十一青诗白话十一